

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二

晨鐘出版社

程榕寧

一走進晨鐘出版社，一股蓬勃的朝氣和縷縷書香，便擁了上來。

——遠在美國的該社社長白先勇及實際負責經理和編輯事務的白先敬、郭震唐三位，同心協力的製造了這與衆不同的氣息。

提起白先勇，許多愛讀小說的人都知道這個人，他的謫仙記、臺北人、遊園驚夢等小說集子，曾一度造成「洛陽紙貴」的熱潮。

白先勇出國有七年了，除了在加州大學——擔任中國文學的教授工作、寫他有古典中國風味的小說外，他的一顆心全放在國內的晨鐘出版社上，說得更確切一點，應該是「現代文學」季刊。

這是一個從十二年前開始，延續至今的故事：

民國四十九年，白先勇還是臺大外文系的二年級學生，已經寫得一手好文章。當他聽說夏濟安教授主辦的「文學雜誌」宣告停刊時，一腔愛好文學的熱忱，促使他聯合了同班同學歐陽子、王文興、鄭恒雄，創辦與「文學雜誌」性質頗相近的雜誌，取名為「現代文學」。

從此，白先勇為「現代文學」花錢出力不知凡幾。他曾經為這本季刊花光家裏替他準備的留學金，嘔心瀝血的撰稿、編輯，以至於今仍在海外賺錢養活「現代文學」。

以延期出版、必定出刊為特色的「現代文學」，雖是困難重重，絕不停刊，最近的一期編號四十七，每期平均虧損一萬元。白先勇人在國外，雜誌的編輯事務便由何欣、姚一葦、余光中、王文興、鄭恒雄輪流負責。曾經有一段時期，因為經費短絀，何欣教授還親自騎着腳踏車送新雜誌給四處訂閱的讀者。

五十七年，由一羣年輕人合力辦的仙人掌出版社成立了，他們自動願意協辦「現代文學」，條件是請白先勇投資廿六萬元臺幣爲基金。在雙方同意之下，「現代文學」有了新的寄生地，財務方面由仙人掌出版社負責，而編務則由余光中教授主持。

兩年後，仙人掌出版社因經營不善以至倒閉。白先勇聞悉後，請其弟白先敬代爲處理善後，經過一番周折，白先敬只救回部分版權和存書。這些都不是錢，也無法變成錢，簡直就是一個燙手的洋山芋。

那年暑假，白先勇回國來，看到這種情形，一籌莫展，不懂生意經的他，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辦？

後來，他接受好友郭震唐的建議，決定大事整頓後，成立一個屬於這一代思與想的出版社，同時，再爲他永遠不放棄的「現代文學」找一個新的家。

這個出版社，便是「晨鐘」。他的用意是：「清晨的鐘聲嘹亮，容易激起人心的迴蕩。」而事實上，他不但做到了，而且更積極的做下去。

白先勇經年在異邦，敏銳的感受使他格外念家，格外嚴格的要求自己爲國家做好一件事，再加上自己的興趣、愛好和理想，他願意竭力盡心的辦晨鐘出版社，雖然，他無錢可賺。

被朋友戲稱「和現代文學結婚」的單身漢白先勇，是晨鐘出版社工作人員心目中的好老板，他除了出錢支持社務，訂下出版原則外，一切交由工作人員負責，正因爲如此，各工作人員可以自由發揮特長，而使得「晨鐘」美名響徹雲霄。晨鐘出版社成立（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十五日）至今兩年左右，出版了向日葵文叢、向日葵譯叢、向日葵學術叢書和向日葵新刊等，共九十一種新書。

最初，向日葵的首批新書都採用四十開本的 Popular Book 的型式，由於市場上這種版本太多，沒有引起讀者注意。白先敬和郭震唐兩位千思萬慮後，決定改變作風，以卅二開本、精印封面、裝訂別緻的新面目，來敲響讀者羣中的晨鐘。

當穿了一套新款外衣的「知識誕生的奧秘」放在書店書架上時，它的外在美和好內容，奠穩了「晨鐘」在

出版界的地位。

於是，好書陸續從作者、編者手掌、面頰流淌的汗滴中，送到每一個會讀書的讀者眼前。

在向日葵文叢方面，白先勇的看法是：「只要是中國作家的創作，舉凡文學、藝術、電影，以及一些隨筆雜談，都是我們出版的範圍，對象則以年輕人為主。」

到七月底為止，文叢類已出版四十四種，其中，以歐陽子的「秋葉」、白先勇的「臺北人」、中國時報主編的「海外專欄」各輯……等最暢銷。

譯叢類出版十一種，包括喬埃斯、卡夫卡、卡繆、雷馬克、梭爾·拜婁、勞倫斯、安妮·波特、福克納等世界文學大家的作品。

學術叢書類由於來稿不易，只出版了三種由黎東方、梁實秋、趙岡等人所著的力作。

新刊類最多，共有卅九種。這種完全以譯述方式出版的晨鐘新書，像一個學術的百寶箱，囊括了各門學問。白先勇曾說過：「我們實在是有感於國內翻譯水準的雜亂，從部分譯作發現譯者對文學作品本身的內容及思想不夠瞭解，在文字上有出入。現在，我們邀集了一些在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方面，或是教育界工作而有專精的人，做我們的媒介，去多認識一些國外深思熟慮的作品，讓他們憑一股熱心，將世界的有深度的作品，求其系統的翻譯，介紹給國內有思想的年輕人。」

在洋洋大觀的新刊中，知識誕生的奧秘、假面的告白、集中營裏的一日、螢、美感……等等是暢銷書。

晨鐘的書中，有十分之一是詩集。因各詩集出書時間有先後，編排方式上也有出入。如泰戈爾的「螢」、「失羣的鳥」、奧瑪·開嚴的「狂酒歌」等，都有獨到的風格，新式的留白讓人在吟誦詩句後，有迴蕩的餘地。「螢」在第一屆書展時，可能是慕泰戈爾之名，整整銷售了三千本，當「狂歌集」出版後，却乏人問津，因為國內讀者對其作者陌生，事實上，奧瑪·開嚴的狂放，直如「波斯的李白」，他的這本作品，十八世紀時在歐美的銷售量居所有書籍的第二名，僅次於聖經。

七本散文集子都是一代名家之作，文情並茂自不在話下，而編排和印刷的悅目，也是獨一無二的。

以作者的名氣、文章的內容叫座的隨筆文字，非常豐富，作者們廣濶而深入的見解及論調，讓人在終卷時，有一種滿載而歸之感，增長了不少見識。

目前，國內雖有不少小說人才，但作品的銷路奇慘。由於讀者不肯嘗試看看新人的創作，老作家又沒有新作品，小說界呈現着沉寂之色。晨鐘出的小說不多，却以質取勝。如可讀性極高的「臺北人」、「秋葉」和「跪在火燙的石板上」，都是中國人愛看的中國小說。

晨鐘的書，有許多是國內從未出刊過的，像D·H勞倫斯的小說；有許多是搶在第一問世的；還有的是學術價值高，惜無知音的。

拿D·H·勞倫斯說吧，他的筆是有名的吸引人，由於在文學價值上不容忽視，有不少歐美大學以他的作品為教本，流傳之廣，可以想見。可是，他的名著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在廿、卅年前，就被我國列為禁書，而且是永遠被禁。當然，有許多人都指「查」書太黃，應該遭此命運，但，反觀坊間的生理方面的書籍，其描寫之深刻，實在比「查」書過之。這是時間、環境的不同，而致觀念上的不同，對此，我國當局是否能考慮呢？本來「晨鐘」有意將勞倫斯的名著整套翻譯，但礙於規章，只能出版「兒子與情人」與「戀愛中的女人」。這兩本四十多萬字、七百頁厚的巨著誕生以來，銷路很差，雖然如此，爲了實現理想，「晨鐘」不計較這些，他們只願默默的作爲，等待廣大的讀者覺醒。

搶在第一問世的「假面的告白」是郭震唐看到外電報導「三島由紀夫」切腹自殺的當天下午，請鍾肇政介紹，騎着摩托車，趕往桃園，向陳蒼多要到該譯稿的。這本譯稿老早就翻好的，曾在幼獅擱了兩年。就在三島自殺的第二天，晨鐘就棋先一著登出「假面的告白」預約的廣告，使得其他出版社瞠目，而讀者爭先恐後。

又如「集中營裏的一日」，國內共有六種譯本，而「晨鐘」的是第一本。當諾貝爾獎金正在評審時，「晨鐘」便密切注意了，同時，也了解外國出版的動態（包括熱門書）。他們算定索善尼津要得獎，又因爲同時被

提名的以色列、智利作家都是左派文人，就是意外獲獎，也不能譯書，乃決定先譯「集中營裏的一天」。在諾貝爾獎金發表的兩個月之內，就推出了精美的中譯本，無形中又掀起一陣購買潮。

白先敬和郭震唐在忙碌的處理社務之餘，常抽空到書攤上去看看。白、郭發現，買書的人永遠是高中至大學的同學，而更怪的是，他們會買一些他們不可能看得懂的書，像「美感」，本是很艱深的美學書籍，但有興趣的中學生却大有人在，白、郭對此種現象覺得非常尷尬，他們希望有人買書，但更希望書對買的人有用；另外，許多人買書是處於茫然狀態，他們只憑作者名氣、價錢和厚度的比較等來買書，從不問書的本身價值。

公司組織的「晨鐘」，正面臨着每一出版單位都可能遭遇的難關。

一、有許多人以為白氏兄弟有錢，作者覺得稿費少，不出版人情稿受批評，……「晨鐘」對此議論全都裝聾作啞，因為，實際上，白氏兄弟爲了養「晨鐘」，都賣了房子，現在雖覺「所託非人」，却不能就此作罷，遺傳的牛脾氣叫他們與困難抗爭。在稿費方面，「晨鐘」從無等級之分，一律付相同的稿酬。對請托的人情稿，爲了保持「晨鐘」叢書的格調，如果稿子不好，一概鐵面無私的謝絕。

他們這種作爲，雖受微詞，但將永遠堅持下去。

二、從一本著作的孕育、寫作以至出版，其「生產」過程所經歷的痛苦，無法一言以蔽之。盜印的不法之徒當然也知道，但他們仍不擇手段的盜印，然後訂了比原書稍廉的價錢，以魚目混珠。這種事在國內層出不窮。

「晨鐘」建議修改出版法，因爲現行之法並沒有懲治「強盜」的律令，至多以「偽造文書」的罪名判刑五個月，還可易以罰金。這太不公平了，出獄之「強盜」仍繼續橫行，反正沒啥了不得，出版社可慘了，好容易出了本好書，又被盜印，心裏實在不平。

再如此下去，正經的出版社真要傷透心了。

三、最近幾年來，存在主義等熱門思潮，激盪在出版界，而今煙消雲散，不知所之了。「晨鐘」雖然因不

知道讀者的需要，而覺得徬徨，但決定以不變應萬變——即是好書，便出版，來度過這黯淡的時期。

他們準備把外國古典小說重譯；多出版實用的、知識方面的書。

談到此，白先敬望着那賣不出去的好書，慨然嘆道：「對未來，我們真不敢想，只盼望讀書風氣提高，幫助我們衝破難關，而我們也正努力給自己打氣，就是賠本，也要出好書，不但『現代文學』要活着，『晨鐘』也不能垮」。

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三

大江出版社

史 亮

大江出版社的創辦人和負責人是筆名梅遜的楊品純先生，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一月，第一本印行的出版物是梅遜窮了六年精力纔發明問世的「梅遜字典」。

大江最初印行的一些書，如江流的「寒花淚」、「碎玉恨」、「劫火」、「小鳳」；劉燦的「霧色的夢」、「密湖恨」；石應東「萬年青」；陳克環的小說集和散文集；鍾鐵民的「菸田」；丘秀芷「江水西流」；王家誠「在那風沙的嶺上」；鍾靈「歸來」以及隱地的「隱地看小說」等，均係由作者出資出版，可以說，早期的大江出版社並沒有成套的出書計劃，梅遜除了出版他自己的「故鄉與童年」主要還是在幫助文友們解決出版的問題，因為根據規定，文友們即使自己有錢出書，也須透過出版社的名義纔能對外發行。

「作家羣像」（梅遜主編）的出版，使大江出版社開始受人注目，這本厚達五百八十頁，介紹當代中國文藝作家和他們作品的巨作，用六十磅印書紙精印，並以穿線裝釘，在兩年前的出版界來說，確是很够氣魄的。

五十八年九月起，大江叢書誕生了，這套書使大江由一個客串性質的小出版社，一躍而成爲當前有理想有